

投稿類別：文學類

篇名：

張愛玲小說之男性愛情與婚姻抉擇探討：
以《紅玫瑰與白玫瑰》及《半生緣》為例

作者：

張詠怡。私立南山高中。普二愛班
張雁晴。私立南山高中。普二愛班

指導老師：

林淑蕙老師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因緣際會下閱讀到《紅玫瑰與白玫瑰》的經典名句，張愛玲用文字將愛情的矛盾寫得淋漓盡致，使筆者心中不禁盪起陣陣漣漪，想一窺她筆下的那股強烈蒼涼。

《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男主角佟振保在面對與紅玫瑰的愛情和自己的臉面衝突時，選擇屈服於道德與傳統保守婚姻觀，娶了受母親喜愛且合乎中國傳統婦德的白玫瑰，然而這個他自認理想的選擇，卻讓自己活在無盡的虛偽與不快樂中。佟振保與紅玫瑰在多年後重逢，即使佟振保各方面看起來都贏了紅玫瑰，卻莫名忌妒著她，忌妒她面對人世的真誠和自由，因而感到懊悔，不禁淚流滿面。

《紅玫瑰與白玫瑰》的結局與張愛玲另一本著作《半生緣》有異曲同工之妙。

《半生緣》男主角沈世鈞因與心愛的女主角顧曼楨產生種種誤會與錯過，選擇與母親心中的媳婦人選——石翠芝結為連理，命運的捉弄讓他們在數年後再次相遇，然而顧曼楨一句「世鈞，我們回不去了」（張愛玲，1969）為兩人的感情寫下最無奈的註解，愛不是熱情，亦不是懷念，它只不過是歲月，隨著時間悄悄流逝。

兩本著作內的男主角皆未能與心愛的女人結伴終生，這淒涼結局影響了筆者，因而想藉由此篇小論文探究作品裡的男主角婚姻觀。多數研究者傾向於關注作者筆下的女性，而筆者選擇研究男性是因張愛玲生前喜愛的《紅樓夢》是以男性角度撰寫，且認為張愛玲細膩刻畫的男性角色也值得一提。

二、研究方法

（一）、歸納法：列表比較《紅玫瑰與白玫瑰》與《半生緣》書中男主角所表現出的婚姻觀。

（二）、分析比較法：探討張愛玲家庭關係與作品所呈現婚姻觀之關聯性。

三、預期結果

兩性平權的時代，透過張愛玲作品，可以去思考：究竟是家庭成長陰影長期對人造成的心理影響？抑或是文人天賦裡纖細的心思使她創作出代表性的作品？

從兩部小說中看出兩位男主角的形象塑造，是否根源於張愛玲對人性的悲觀感，而形成她獨特的寫作風格。

貳、正文

一、作品介紹

（一）《紅玫瑰與白玫瑰》著作介紹

此書寫作於一九四四年，講述三四十年代的舊上海，佟振保是一個在舊家庭裡長大，強迫自己符合中國傳統理想的男人，文中描述他的生命裡出現了兩個女人，分別是象徵聖潔的白玫瑰與象徵熱情的紅玫瑰，帶給他心情上的波折。以他的感情做為主軸，寫出他屈服於社會到覺悟，然而一切已回不去，他唯一能做的只能帶著一顆懊悔的心，戴著光鮮亮麗的面具繼續當他心裡中國千年來的傳統禮教中的操偶。

（二）《半生緣》著作介紹

此著作為一九四八年成書的《十八春》經修改內容後改名為《半生緣》，講述三十年代舊上海幾對平凡戀人之間的愛情婚姻悲劇。其中，沈世鈞與顧曼楨原是真心相愛的戀人，卻因家人的暗自阻撓，使兩人間產生裂痕，最終因誤會而分手，因而展開悲劇性的劇情。

二、文本詮釋：佟振保與沈世鈞所表現出的婚姻觀之相同處

（一）不得完全自主的婚姻

於《紅玫瑰與白玫瑰》中，佟振保與紅玫瑰相戀，母親卻認為他應娶一位貞潔、乖巧的傳統女子，藉由與紅玫瑰的對話，委婉反對兩人的不倫戀。事後，介紹一位符合她理想的「媳婦」，當振保仔細打量眼前的女子，便明瞭母親的意思。如文中提及：「同王士洪協議離婚，彷彿多少離他很遠很遠的事。他母親幾次向他流淚，要他娶親，他延挨了些時，終於答應說好。於是他母親託人給他介紹。看到孟煙鸞小姐的時候，振保向自己說：『就是她罷。』」（張愛玲，1945）

於《半生緣》中，沈世鈞的父母親因發現顧曼楨的姊姊曾是舞女，而認為曼楨只要是外貌不差，一定也會選擇從事同樣的工作，於是開始阻撓這段感情。文中提及：「世鈞自己也覺得他剛才那兩句話太冷酷了，不該對母親這樣，因此又把聲音放和緩了些，微笑望著她說道：『媽，你不是主張婚姻自主的麼？』沈太太道：『是的，不錯，可是……總得是個好人家的女孩子呀。』」（張愛玲，1969）。

《半生緣》中世鈞與翠芝的婚禮中，當眾人好奇著兩人相愛的故事，兩人卻頓住，不知該說些什麼，沒有戀愛基礎的婚姻在當代已是極為少數，夾在舊式與新式婚姻間，兩人的婚姻屬於何者，無人知曉，包含兩位當事人：「後來大家輪流到新人的席上去敬酒，叔惠也跟著

張愛玲小說之男性愛情與婚姻抉擇探討：以《紅玫瑰與白玫瑰》及《半生緣》為例
起鬨，大家又鬧著要他們報告戀愛經過。僵持了許久，又有人出來打圓場，叫他們當眾攙一攙手就算了。這在舊式的新郎新娘，或許是一個難題，像他們這是由戀愛而結婚的新式婚姻，握握手又算得了什麼。」（張愛玲，1969）這場景暗示了後來兩人同床異夢的不幸婚姻。

（二）屈從現實的婚姻取向

兩部小說中的男主角在選擇要娶哪個女人為妻時，皆有「猶豫不決」、「難捨難分」的反應，《紅玫瑰與白玫瑰》中，振保考慮的是他人眼光；《半生緣》中，世鈞則是考慮婚姻是否長久且不受他人阻撓，以下為兩人抉擇的思考點：

1、振保著重於臉面

外人眼中的振保是好兒子、好兄弟、好夥伴，是一個最合理想的中國現代人物，如內中描述：「他是有始有終，有條有理的，他整個地是這樣一個最合理想的中國現代人物，縱然他遇到的事不是盡合理想的，給他心問口，口問心，幾下子一調理，也就變得彷彿理想化了，萬物各得其所。」（張愛玲，1945）

因此，倘若今日娶的女人為紅玫瑰，將毀壞世人對他的好印象，因為他喜歡上的是有夫之婦，且是他好友的媳婦；相反的，娶的女人若是白玫瑰，將能繼續保留世人對他的好印象。振保汲汲營營追求，懼怕某日失去他所創造的「面具」，如文中振保正躊躇著是否摧毀它：「至於振保，他所有的一點安全，他的前途，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叫他怎麼捨得輕易由它風流雲散呢？闊少爺小姐的安全，因為是承襲來的可以不拿它當回事，他卻是好不容易的呀！」（張愛玲，1945）而當他考慮到若選擇有夫之婦的紅玫瑰，則要面對到「離婚」所衍生的問題，他開始遲疑：「振保沒敢接口，過後，覺得光把那黯敗的微笑維持下去，……。以生意人的直覺，他感到，光提到律師二字，已經將自己牽涉進去，到很深的地步。他的遲疑，嬌蕊毫未注意。她是十分自信的，以為只要她這方面的問題解決了，別人總是絕無問題的。」（張愛玲，1945）最終無力承受壓力，以致他認為若他選擇紅玫瑰將對不起母親的辛勞，甚至對不起世人：「然而那天晚上，睡在她床上，他想起路上碰見的艾許太太，想起他在愛丁堡讀書，他家裡怎樣為他寄錢，寄包裹，現在正是報答他母親的時候。……究竟怎樣，還是有點渺茫，但已經渺茫地感到外界的溫情的反應，不止有一貫母親，一貫世界到處都是他的老母，眼淚汪汪，睜眼只看見他一個人。」（張愛玲，1945）

最終，在臉面與幸福的抉擇中，振保選擇放棄了摯愛，失去了幸福：「提到這個，振保臉上就現出黯敗的微笑，……。這次的戀愛，整個地就是不應該，他屢次拿這犯罪性來刺激他自己，愛得更凶些。嬌蕊沒懂得他這層心理，看見他痛苦，心裡倒高興，……，當真使一個男人為她受罪，還是難得的事。」（張愛玲，1945）最後委婉拒絕紅玫瑰的愛，向她解釋並希望她可以站在他的立場想：「最後他找到了相當的話，他努力弓起膝蓋，想使她抬起身來，說道：『嬌蕊，你要是愛我的，就不能不替我著想。我不能叫我母親傷心。她的看法同我們不同，但是我們不能不顧到她，她就只依靠我一個人。社會上是決不肯原諒我的——士洪到

張愛玲小說之男性愛情與婚姻抉擇探討：以《紅玫瑰與白玫瑰》及《半生緣》為例

底是我的朋友。我們的愛只能是朋友的愛。以前都是我的錯，我對不起你。』」（張愛玲，1945）只剩下他所謂最重要的一——臉面，然而不久後的他卻瀕臨崩潰：「砸不掉他自造的家，他的妻，他的女兒，至少他可以砸碎他自己。洋傘敲在水上，腥冷的泥漿飛到他臉上來，他又感到那樣戀人似的疼惜，但同時，另有一個意志堅強的自己站在戀人的對面，和她拉著，扯著，掙扎著——非砸碎他不可，非砸碎他不可！」（張愛玲，1945）可見振保著重於臉面使他無法有段幸福婚姻。

2、世鈞重在家庭穩定

《半生緣》中世鈞與曼楨的感情路走得既漫長又障礙重重。

在世鈞決意辭去工廠工作時，曾與曼楨意見不合：「他和曼楨兩個人，他有他的家庭負擔，她有她的家庭負擔，她又不肯帶累了，他，結婚的事更不必談了，簡直遙遙無期。他覺得他已經等得夠長久了，他心裏的煩悶是無法使她了解的。」（張愛玲，1969）

之後世鈞父親意外發現曼楨的姊姊曾經是個舞女這件事，認為曼楨必定與姊姊一樣，倚賴這種工作維生，因此對曼楨改觀，反對世鈞娶她為妻。兩人感情破滅的導火線因此事而引爆，關係降至冰點，最終以分手畫下句點，結束多年的關係。

失去曼楨同時也是父親離世的那一年，他選擇娶翠芝為妻的原因於小說尾端提及：「他只記得那時候他正是因為曼楨的事情非常痛苦，那就是他父親去世那一年。也是因為自己想法子排遣，那年夏天他差不多天天到愛咪家裏去打網球。有一個丁小姐常在一起打網球，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和丁小姐或者也有結婚的可能。此外還有親戚家的幾個女孩子，有一個時期也常常見面，大概也可能和她們之間任何一位結了婚的。事實是只差一點就沒跟翠芝結婚，現在想起來覺得很可笑。」（張愛玲，1969）而當下抉擇的原因為：「一切都是非常具體的。不像從前和曼楨在一起，想到將來共同生活，只覺得飄飄然，卻不大能夠想像是怎樣的一個情形。」（張愛玲，1969）雖然與曼楨是真心相愛，她卻不得世鈞父母的喜愛，使兩人的未來茫忙無從而知；相反的，翠芝與世鈞自幼便認識，受到世鈞母親極大的喜愛，早已是母親心中理想的媳婦人選，而此時世鈞選擇翠芝，正如母親心意，這段婚姻受到眾人矚目，準備婚事順手，一切變得很真實，不必擔憂受到他人的阻撓。

然而因兩人未有感情基礎，全憑一股衝動便決定這門婚事，因此在結婚時少了一股擁有愛情的欣喜。結婚那晚，翠芝向世鈞哭訴後，世鈞心中才明白這段婚姻如此荒唐：「他在她耳邊喃喃地說著安慰她的命，其實他自己心裏也和她一樣的茫茫無主。他覺得他們像兩個闖了禍的小孩。」（張愛玲，1969）婚後的兩人看似正常和諧，也生兒育女，但家庭穩定的背後，卻是犧牲他與曼楨之間那最單純的愛情。

以上文本分析之男主角的相同處，可歸納成以下簡表

	《紅玫瑰與白玫瑰》 佟振保	《半生緣》 沈世鈞
男主角娶非所愛	V	V
男主角放棄所愛	V	V
男主角心愛的女人符合社會價值 註一	X	V
男主角娶的女人符合社會價值	V	X
男主角心愛的女人受男主角母親喜愛	X	X
男主角娶的女人受男主角母親喜愛	V	V
男主角與心愛的女人多年後相遇，男主角內心懊悔	V	V

圖一：男主角的異同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註一：傳統社會中存在男尊女卑的觀念，對於女性有許多不平等的要求，其中廣為人知的便是：必須遵守三從四德，其中，所謂的四德為「德、言、工、貌」，意指：要求女性凡事不得有自己的主張，不得有自己的個性，凡事服從男人（父親、丈夫、兄弟）。而倘若女人稍微堅持自己的主見抑或是個性不內斂時，便可能成為時代下眾所唾棄的女子。

三、小說人物塑造與作者家庭關係之呼應——張愛玲

(一) 婚姻無法成就愛情

張愛玲自幼缺乏父母的關愛而使她在內心對於父母產生怨念。例如當面對父親吸食鴉片，與母親離異後，聽信繼母並施暴於她且囚禁她長達半年，使她產生念頭想要逃離這個家，而逃離的過程，在《半生緣》裡，顧曼楨遭受到姊姊的算計囚禁於祝家，此場景與張愛玲兒時有相似之處。

父母不完整的愛，使她在心中留下了創傷，導致成長後產生對愛情婚姻和家庭的懷疑與否定，使她筆下的愛情與婚姻缺少綿密情感與真誠，更是揭露「父母之言」、「媒妁之言」時代下的不幸婚姻，儘管是同床異夢都願意，只要在他人的眼裡保有「模範夫妻」的模樣就好，同本文研究兩部著作中的振保及世鈞，例如張愛玲在《紅玫瑰與白玫瑰》文末暗示著：「振保在精神與行為皆崩潰後，重新戴上虛偽自私的面具，回到社會期待的框架中。」（許淑蓉，

張愛玲小說之男性愛情與婚姻抉擇探討：以《紅玫瑰與白玫瑰》及《半生緣》為例（2012）。兩位男主角皆是被沒有愛情基礎的婚姻囚禁他們的幸福，然而心中卻永遠住著一個人，一位不可能一同譜寫完美結局的女人。

（二）婚姻間充滿利益關係

張愛玲的父母為了追求真正屬於自己的幸福，捨下一雙兒女，家庭的破碎造成年幼的她內心受到極大的創傷。舉她的母親為例，是位崇尚西方文化且擁有自由開放思想的女性，和丈夫離異之舉，打破中國傳統的保守思想，與《紅玫瑰與白玫瑰》中設定的紅玫瑰相似，皆擁有新時代的想法。文中紅玫瑰願意和丈夫離異，並和佟振保結為連理，表現出熱情奔放、不拘束於傳統思想，勇於追尋自己所想要的一切。

缺少「避風港」的依靠，形成張愛玲孤傲、自卑與封閉的性格，更是形成她蒼涼的創作風格，因此無論是題材的選擇、人物的形象、人與人關係的處理皆有別於其他作者。

「張愛玲用赤裸裸的語言，向我們展示一幅沒有愛情與親情，只有利用與陰謀的淒美面卷」（王湘瑋，2011），正如同《半生緣》中也無法看出真正圓滿的愛情與親情，無論是世鈞與曼楨的愛情，抑或是曼楨遭受曼璐的算計。張愛玲描繪出沒有愛情與親情，只有利益的殘酷現實社會。

張愛玲用她的小說揭開人世間充滿溫暖情愛的面紗，將面紗下醜陋的事實顯露出，人性的陰險、自私、虛偽全都一覽無遺。《紅玫瑰與白玫瑰》中，張愛玲用嘲諷的筆調掀開振保好人的面具，展現出他的表裡不一。張愛玲的手法打破傳統愛情的神聖：「證明了她那最深刻也最荒涼的生命體驗：人間無愛」（羅豔，2009）人與人間充滿利益關係。

參、結論

小說《紅玫瑰與白玫瑰》及《半生緣》中，男主角佟振保與沈世鈞面臨愛情抉擇時躊躇不前，終究無法得到幸福。

《紅玫瑰與白玫瑰》的佟振保為了保護他一生最重要的臉面，在做任何決定前皆重複思索「是否造成壞後果？」，看似好人的他，「張愛玲卻在愛情這一最見真性的問題上，讓這一正人君子顯露了他虛偽、自私、膽怯、委瑣的本質。」（于青，1993）如文中振保在面對深愛的紅玫瑰時，他猶豫了，最後還是狠心拋棄她，與符合傳統女性婦德的白玫瑰結婚。文末描述振保瀕臨崩潰和家庭不和諧的模樣，最終因白玫瑰恢復為乖巧的妻子才平靜下來，此後，振保只追求看似家庭和諧的虛假表面，始終未曾喜歡過床邊的妻子——白玫瑰。

《半生緣》的沈世鈞因誤會與心愛的曼楨離散，之後更是選擇與受母親喜愛的翠芝結婚，那時的他認為他看不見和曼楨的未來，而翠芝卻是一切穩妥，不必擔憂是否妻子不受母親喜愛，亦或是家庭背景的問題。然而，文中談及兩在婚禮中無法回答友人兩人交往的故事，在

張愛玲小說之男性愛情與婚姻抉擇探討：以《紅玫瑰與白玫瑰》及《半生緣》為例
此點醒兩人更是強烈告訴讀者——兩人沒有愛情基礎，為之後同床異夢的劇情埋下伏筆。文末提及世鈞及曼楨重逢，曼楨一句「世鈞，我們回不去了」（張愛玲，1969）為十四年的感情畫下句點，那刻，世鈞眼中、心中唯有眼前他深愛的女子。但世鈞已無法挽回，明明深愛著，然而緣分到底只有半生，他只能用餘生的時光和身旁的翠芝當一對毫無感情的夫妻。

兩部小說的男主角有相似的結局，筆者依據文本分析兩人婚姻觀之異同，從中觀察到些許張愛玲的婚姻觀，呼應其自幼缺少家人關愛導致對愛情和婚姻家庭產生懷疑與否定的想法。兩位男主角皆未能享有幸福婚姻，印證張愛玲文章下，難有圓滿的愛情婚姻，她打破小說給人的固有印象——幸福的結局，且用文字揭露世間蒼涼的婚姻，甚至是人性的現實。

肆、引註資料

（一）書籍類

于青（1993）。張愛玲傳。臺北市：世界書局。

張愛玲（2010）。紅玫瑰與白玫瑰：短篇小說集二。臺北市：皇冠叢書。

張愛玲（2010）。半生緣。臺北市：皇冠叢書。

（二）期刊論文類

羅豔（2009）。論張愛玲的悲劇意識。內蒙古電大學刊，5，59-60。

王湘瑋（2011）。張愛玲作品蒼涼底蘊成因微探。北方經貿，5，54-55。

（三）博（碩）士論文

許淑蓉（2012）。張愛玲小說男性書寫研究。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